

白屋詩人吳芳吉(二)

胥 端 甫

赴滬入湘任教明德

民國八年春二月，白屋再赴永寧。夏五月，離開永寧，秋七月，復赴上海。經過漢口時，在



吳宓(雨僧)民國二十年攝於巴黎，其右為吳氏亡友凌其壘。在此八年以前吳宓即與吳芳吉訂交。(馮永材先生提供)

安利洋行，始認識呂谷凡君。這位姓呂的就是民國六年替他還債的義士啊！一見面，劈頭一句：

「我太感謝你了！」

「不要客氣，我和雨僧是好朋友。好朋友是應該緩急相助的。以後有什麼困難，只要我力所能及得到的，都照辦！」谷凡慷慨地說。

「謝謝你！」白屋回答，又寒暄了一番，停留一日赴滬。

先是中國公學在上海創辦新羣雜誌社，社長寧鄉周君南，以雨僧推荐，白屋入該社，主編詩歌。時公學乏西文教員一人，君南命代之，竟留教公學，為他專授文學之始。

民國九年春，周君南赴南洋，社務呈停頓狀態。這時北軍張敬堯督湘，一切舉措，都違民意，且作威作福。居湘三年，湘人恨之入骨。五月，湘南北軍吳佩孚北撤，湘人就發起驅逐張敬堯的運動，戰於衡山，衡山曹志武以他的家人逃散的星夜趕回湖南。白屋就乘着這段空隙時間，遍遊西湖、普陀、和蘇州各地。有沿普陀海岸千步

長沙明德學校校長胡子靖先生，以湘戰快要平定，求師來上海。新化謝祖堯和白屋頗有交情，遂推荐他，秋七月朔，和謝祖堯、劉弘度入湘，任教明德學校。

六月十一日，趙恆惕佔領長沙。張敬堯逃赴岳州。十二日譚延闓也入長沙。二十六日，張敬

堯從岳州遁去，七月二十二日。譚延闓宣布湖南自治。胡校長以湖南局面平定，勢可苟安，力勸白屋迎親就養。冬十月，託南川劉泗英先生伴送他的父親和太太到宜昌，再由古蘭鄧成均送到長沙。寄住校內泰安館。他題對聯一付在門上：

南國香草地，

西方美人居。

這付門聯，頗有意義。屈原離騷以香草美人譬喻君子。故一則說：「愿江離與辟芷兮，纫秋蘭以為佩」。再則說：「余既滋蘭之九畹兮，又樹蕙之百畹，畦留夷與揭車兮，雜杜衡與芳芷」。這江離、辟芷、秋蘭、留夷、揭車、杜衡、芳芷，都是香草。湖南地處南方，所以上聯：「南國香草地」。一方面表示他所處的環境，一方面寄寓草地。一方面表示他所處的環境，一方面寄寓草地。他心靈的嚮往和他詩品的靈魂。下聯很明顯地表示他的思想，有西方的成分，也對他太太的一種獎飾。當時新派反對白屋之人，日益增多。而在美之吳雨僧亦以白屋詩中夾雜俚語，毫無格律，思想浪漫，來信嚴加責備，以為不堪造就。白屋欲自辦雜誌，撰文來表明他的心志，然經費苦無着落。事有湊巧，富順范愛眾從軍赴廣東，聽到吳白屋創辦雜誌沒有經費，慨然解三百金作開辦費，但須兼政論。「這怎麼行？」白屋這般考慮，因藉故婉謝。

這一年給邵力子的信中說：

「耶穌說惡苗結不出善果，文化運動也是

一樣。欲求文化運動有很好的成功，首求文化運動的人有很好的性格。否則根本一壞，其影響所及，無有不壞。到了壞的地步，就無論提出何種形式上的辦法，都是為壞人所傳染，為壞人所利用。那時候整個社會上的人，只好都在文化運動旗幟之下，外面打起招牌，內面以壞就壞，其禍水之蔓延，恐怕比魏晉清談之流毒還要厲害！」（九年與邵力子）這封信把他兩人的性格判得非常清楚。

民國十年，二十五歲。春正月初四，白屋以湘陰學生彭澤岐的邀請，和鄧成均遊汨羅，探屈原墓，登神鼎湖源諸峯。輕舟泛洞庭，上君山，繞岳陽歸來。此行有汨羅訪屈原墓作，神鼎山森林中作，君山濯足歌等詩。

三月，曹志武死於明德，白屋作志武死後招魂衡山絕頂詩。又作「曹君事略」，敘述他平生的德行和作為大節頗詳。

秋七月初四，侍奉父親步行上南嶽，觀雲祝融峯頂。父親很高興，叫他作詩，因此作南嶽詩。

這一月，劉柏榮從梧州大學返回明德。這一下同劉宏度住在一塊，天天聚會，白屋認為他的胆識為之壯了不少。

湘軍討王占元，戰於蒲圻、咸寧。吳佩孚乘機寇湘，湘軍敗潰岳陽。八月，蜀軍征吳東下，到宜昌城外敗還。

九月，吳雨僧從美國回來，教授南京東南大學。

湘君社長舉行第一次紅葉會於岳麓。

冬十月，湖南省憲法告成。

十二月，白屋隨侍父親遊南京，和吳雨僧見面，在南京過舊曆年。

這一年給鄧紹勤和吳雨僧信說：

「嗟呼！嗟呼！今日世界如斯之蠻橫，社會如斯之黑暗，人心如此之冷酷，是非如此之顛倒，吾儕以貧苦孤直之身，廁處其間，安得不受戟刺，而俱變病夫！是以舉國皆病，無一健全人以為之醫治，猶之集三四萬萬病夫一所，而所受病狀，又各不同；彼一意迷信西洋者，如想思病，託言保存國粹者，如枯癆病，提倡勞工神聖者，如霍亂病；妄想世界大同者，如消渴病。此諸人病，既不能得醫以延其殘生，乃反逞忿慥以速其死。國事至此，尚何堪問！是以今日論政治，談教育者，半皆借此一枝，互相發病，病狀不同，衝突以起，於是政治有南北之爭，教育有新舊之禍，推其原因，則不能不嘆息戟刺之為害矣。」（十年與鄧紹勤）

「吉在上海新羣社，習染刻薄暴戾之氣，為此身墮落時代。入湘以後，訪靈均，濂溪，求闕，湘綺之遺風，漸知溫柔敦厚之所以立教，其救濟吾靈魂與骨氣者為力至大！此不可謂非此身得以更始之時代也。」（十年與吳雨僧）

民國十一年春二月，白屋的父親從上海回湘。吳雨僧在南京創辦學衡雜誌，白屋創湘君應之。然兩者精神雖同，旨趣各異。湘君注重創作，學衡多事批評。湘君但載詞章，學衡更及義理。湘君之氣象活潑，學衡之態度嚴謹。湘君之性近於浪漫，學衡中人恪守典則。湘君意在自愉，學

衡存心救世。

辰陽劉樹梅捐款百金為湘君作開辦費。學生武岡謝羨安，藍山陳鼎芬，為經理印刷。後劉宏度劉柏榮相繼加入，遂擴大組織為湘君社。公推弘度為會長。

夏五月五日，湘君第一次集會於明德。社人眷屬都來了。公推湘鄉曾公俊安作主席。自是每歲習以為例。主席亦例為曾公，因為他的年最長。六月，白屋赴南京會吳雨僧。

秋七月，湘軍內訌。譚延闓軍據岳陽擊長沙，歷五十日。流彈日到白屋的寓所。湘省長趙恆惕以吳佩孚之助，擊退譚軍。湘局復安。自是三年之間，為湘省自治時代。

這一年，白屋給吳雨僧和呂光錫信：「夫世變之最著者，至於戰國極矣！至於南北朝極矣！然其病根皆甚簡單。從未有聚古今中外人類所有之病，而潰爛於吾儕如今日之甚者！以是吾儕責任之艱鉅，駕乎孔子釋迦耶穌蘇格拉底而數倍之矣！力既不勝，而又強欲任之，則其悲痛應為何如！」（十一年與吳雨僧）

「今日之中學生，儘有作短篇英文二三百字能清順無訛，而作短篇國文一二百字乃不通氣者。考其癥結，則英文為風氣所尚，雖經歷萬難而不辭其勞，國文乃冷背貨，雖俯拾即得，而不肯為也。」（十一年與吳雨僧）

「人根性多薄，小小得失，舉足移易其操守，而況救世大業，希聖之道，本從千災百難，九死一生得來，期之常人，未免夢妄，以後於朋友學生之間，其可靠不可靠，皆勿介於心，縱使舉

世皆非，而吾知所行之，則已足矣。」（十一年與吳雨僧）

「嘗慨中學生徒，具聰明的人多，有志氣的人少；富血性的人多，有見識的人少；行忠厚的人多，有禮法的人少；當首領的人多，有節操的人少。」（十一年與吳雨僧）

「人才之出，各有其境。自古文章傑出之士，莫不由飢寒困苦中得來者。以文章繫於性情，欲使性情之深厚誠摯，惟飢寒困苦最足磨練而培養之也。吉七歲即以家難飄流於外，為奴行乞，不得一飽，將二十年矣。此二十年中，惟年十三至十六時，讀書北京清華學校，為生平快樂無憂之日。過此！則世變日亟，而苦亦愈甚。憶弱冠作客海上，曾連月不能再食，食亦惟粥而已。時吉因有詩曰：『嗚呼人生如朝露，百年行樂奚足數，安得讀遍古今書，行遍天下路，受遍人間苦，使我猛覺悟。』斯蓋吉當時蠱蝨之志，而吉所以幸未墮落者也。是知愛患之來，厥在担當，差之毫釐，失之千里。」（十一年與呂光錫）

民國十二年，春二月，湘君社長發起建楚詞亭於明德學校湖中。臨澧辛樹幟采楚詞中所有草木，環植四岸，以紀念屈子，並為明德二十週年慶祝。

夏四月，與劉柏榮遊谷山。

五月五日，湘君第二次社集於明德。劉弘度手寫離騷，長沙徐紹周造屈子像成，並影印之。

秋九月，湘君社於岳麓舉行第二次紅葉會。這年與吳雨僧信四封，裏面說：

「學風之壞，以師道之墮落為其總因。師道

所以墮落者，其一固由為人師者之無學德，無誠心；其一即由辦學校者之不能尊師。然今具學德誠心以為人師者，尚不難見其人；辦學校之能尊師者，千萬不能得一。彼輩之於教師，蓋僅僅有金錢之關係，無道義之負擔；有暫時之契約，無永久之軌範。如此而欲士氣之發皇，幾何其能有濟矣！」（十二年與吳雨僧）

「昔王維有言：『惡外者垢內，病物者自我。』我無名利之心，何必責人之競名利？責人競名利者，必有求而不得也。所望坦率直行，勿為介意。百年以後，吾輩之長留天地間者，自有其落落大節，此諸小事，何足置吾慮乎？」（十二年與吳雨僧）

「兄嘗慨君子小人之永相戰鬥，古則以古今大亂，實君子小人相激而成。如東漢之黨禍，明末之清議。其初未嘗不欲以君子制服小人，而其結果則國破身殲，二者同歸於盡。天不以君子之賢而佑其宗社，此誠人世傷心事矣！故知治平之道，在使君子小人之各得相安，而不相上；有一相上，則禍立起。夫小人之為禍，誠如黃河之水，亘萬古而不能息；然使濬疏利導，以達其性，又嚴以防範，以樹其則，雖有禍水，而生民仍可安居。故使吾人今日以與世俗相鬥，此實至拙之計。自古君子與小人相遇，而君子恆敗。一黨之敗，藐何足數；然以君子失敗之故，因而世道人心愈就危微，則其所害實大，而不可不慎乎始。故最上之策，在各行其道，而處處為世道人心作好榜樣，自不患正氣之消沉爾。湘君社中除某某，亦不少小人，而吉與相安者，在欲就此團體之中

，各能盡其所長，以共為事業之進行，不在分別善惡，為末日之審判。世固永無彰善懲惡，分析明淨之日，縱使有之，亦何足快也！」（十二年與吳雨僧）

「大抵趨於時會，牽於情感，以談學問者，自古已然。就學有如找錢，錢固當找，然不可為守財虜，學不可不求，又不可為學所蔽，吾等執鞭教人，所宜時刻打開後壁以示之者也。」（十二年與吳雨僧）

民國十三年，春二月，白屋遊萍鄉安源，至上埠。

夏五月五日，湘君社集。

六月初日，白屋的父親率全眷自湘歸蜀。他想辭明德同歸，校長胡公不許，僅送至漢口別去。因便轉赴南京會吳雨僧。十四日，為前度甲子清軍攻陷南京之期。柳詒徵邀白屋訪地保城，龍牌子戰蹟，柳先生有詩紀之。

二十日，白屋在滬晤胡校長，胡校長勸避暑煙臺，因電告煙臺交通銀行行長傅笠航君招待白屋。因學學生胡徵偕往，徵是胡校長的小兒子。

秋七月杪，白屋重返明德。其父歸里，居江津北岸德感壩，不返白沙。

二劉所居書樓，與白屋家隔柳陰相望。每飯，兒輩自柳下來呼伯伯。今兒輩歸蜀，白屋多情，三餐似猶聞兒聲。自是期年之間，每經故居，輒繞道避之。九月九日，白屋和明德遠足隊登澗湖以北諸山。望日，赴湘君紅葉會。

歲暮，白屋寄食劉柏榮家中。初，他父親在

湘時，每歲除夕有聚珍會。全校諸師夫人，各以其家鄉肴饌並進共食，自是廢矣。

這年白屋給鄧紹勤吳雨僧周光午信：

「古今能忍精進之士，求之文學界中，以司馬子長為第一。吾人遭際雖苦，究較子長為優，然彼此所造就者，乃無所有也，是即不忍不精之明證耳。」（十三年與鄧紹勤）

「歸去之後，當自耕為食，絕口不向人謀事。古今餓死之士，究屬極少，吾又安用懼哉！吾國向以女子不嫁人者為處女，士不嫁人者為處士。今政治糾紛未已，社會之殺機已伏。參預政治活動之人其數尚寡，而擾亂亘十三年而未已；社會不平之人其衆如此，他日擾亂，豈短時所能了結！屆時如有不世之雄者出，才德氣度足以平大難者，則吾或往嫁之；若終無其人，自省力又不足，當為處士以終身矣。」（十三年與吳雨僧）

「在寧滬所遇博士甚多。此輩只趁熱鬧，無足能救濟人心世道者也。幸各攝心讀書，期於遠大；而於至德要道，尤當實踐，處處為人類楷模。此中效用，勝彼趁熱鬧者多矣！」（十三年與周光武）

民國十四年，陰曆正月初七日以零陵學生劉心顯邀請，遊昭山。

登秦皇墓浴華清池

吳雨僧自去秋辭東南事，轉赴奉天東北大學。今春清華學校設研究院，聘雨僧為主任，遂居北平。白屋回四川，雨僧病，又出川，到北京。以雨僧之阻，不再返明德，就西安西北大學的聘。

秋七月十八日，白屋發北京。二十日至鄭州，遇武進貢沛成，昔同事中國公學者，亦以事赴西安，相約偕行。二十二日經洛陽，至陝州，鐵路告盡。大戰未平，陝軍方出關逐吳佩孚。數百里間，兵匪縱橫，行人斷絕。貢君不欲再行。折返。白屋乃冒險入關，策驢獨行。月杪，安抵西

安。

白屋在明德陶鎔已慣，一日所為，衆人莫及。

大學課少時多，因得於半年以內，遍遊西安的近郊。茲將他出遊的節目和所作詩題，排列如次：

一、重九遊城東，到臨潼，浴於華清池，登秦始皇墓。作驪山謁秦始皇墓詩。

二、是月下旬，遊城西，至咸陽，遍謁文、武、成、康諸陵。作咸陽畢原瞻拜周陵紀遊詩。

三、十月朔，從城南，至曲江、雁塔，訪皇子坡、玄都觀。

四、中旬，直遊城南，自長樂坡、芙蓉苑，至樂遊原。

五、十一月，續遊城南，至韋曲謁杜少陵宅，繞樊川，憩終南山下。作杜曲謁少陵先生祠詩。

六、十二月關東戰事又起，近郊匪佔，遂不出遊。

遊侶常相從的：白屋的同事彌勒熊迪之、瀘州周燮歐、吳縣史壽松、台州胡步川，學生徐州張謙。

這年寄家書和鄧紹勤的信：

「處世之道，大概對待小人容易，對待君子甚難。因今之所謂君子，每事事計較；道德愈高，而氣量愈小。」（十四年家書）

「數載以來，師範教育大興，文化運動勃起。實則師範與教育亡，運動起而文化滅！誰解大節當前，細行不苟之高義乎哉！」（十四年與鄧紹勤）

「紹勤即決志出峽，至渝乃怯於時變，而東上，未免多慮！玄奘晝伏宵行，以至天竺，蜀道雖難，不較猛鴛毒龍之國為安善耶？以江湖風波而竟裹足，更何以度衆生？夫精密非意歧，謹慎非膽小。吾弟欲日進學德，其必涵養自尊無畏之精神而後可矣。吉平生視諸苦惱如無物，故欲行則行，欲止則止，舉重若輕，毫不介意。紹勤觀吉往事，不其然乎？紹勤每以蜀亂阻我，不知吾視天地皆吾私產。西蜀千里，猶吾小園，開門則入，何所顧慮乎哉！」（十四年與鄧紹勤）

民國十五年，白屋三十歲。春二月始遊城北，自大明宮，至中渭橋，望五陵，欲渡渭至三原。聞陝軍敗潰函谷關，回窺西安，因此，不果前往。

三月初四日，吳佩孚遣劉鎮華寇西安，以十師兵力圍城。陝西督辦李雲龍集敗兵五千人憑城禦之。經歷八月。

這一年在圍城中與吳雨僧周光午信：

「古今猶且暮，圍城雖久，意殊未覺，惟詩或不成，路通，吾且不去。若乃巨彈飛鳴，周牆震撼，耳之既熟，更不動心。終南僧藏能研經至老，足不出戶。銘其座右：「暫禁一生。」每念

此人，振吾志氣不淺。」（十五年與吳雨僧）

「吉性以愈處窮荒孤寂之地愈感趣味，而詩思亦愈以佳。故心欲與世相親，而身欲與世相遺。譬彼小鳥，時來棲息人家樹上，任其飛鳴，則

聲姿俱美，大足怡人心情，針砭俗耳；然執雙耕斗酒，故意跌坐樹下，以玩此鳥，則此鳥不慣近

人，必飛去矣。」（十五年與吳雨僧）

「吉園城中以糝糠度日者四十日，每得飲食

，則恐人飢我飽，遭天之忌；但納半量而止。親

友接吾談者，輒謂吾為豪爽；讀吾詩者，輒為浪漫。實則吾乃戒慎恐懼之人，視言聽行，莫敢不

敬。良以寒微而負虛譽，是即叢愆致禍之尤，不可一息忽也！」（十五年與周光午）

「吉在此與一同鄉學生共炊而食。其人年紀，學識，無不較吾為小，而其癖氣、惡習、視吾

則大，然吾依舊戒慎恐懼以服事之。猶被遷怒，

則吾事之益謹。非有求于彼然也，蓋欲借此磨練

，吾能與彼不明理者相處。夫能與彼不明理者相處則處深明理者更無不可合矣。故吾處園城之中

，未嘗以將枉死為憂。然憂吾果枉死，恐吾親友不能再得若吾孝弟之人。光午思之，以吾之所以

事彼不明理者，以事吾明理之親友，則於孝弟之道可勝用耶？」（十五年與周光午）

（未完）

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

增訂再版

鈕先銘著

定價肆拾捌元

請速購閱

「大江東去」，抗戰勝利前後，轟動全國，盛況歷久不衰的張恨水名著，如所週知，描寫的正是鈕先銘先生多采多姿、極不平凡的半生事蹟。如今由「大江東去」故事中的主角，鈕先銘先生自己現身說法，將他這驚心動魄、撼人心弦的往事，用入木三分的刻劃，痛快淋漓的傾吐，撰為「還俗記」，承其交由本社作「中外文庫」第四種出版，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確是一本百讀不厭，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。

「還俗記」增訂再版共三十餘萬言。四百餘頁，附以珍貴圖片，定價新臺幣肆拾捌元。

中外文庫之十二 王成聖著 于右任傳

定價叁拾元 歡迎購閱

開國元勳于右任先生，少年時代即有西北奇才之譽，詩詞直追陸放翁，書法尤被推崇為我國有史以來十大家之一，于氏出身寒素，苦讀成功，奔走革命，領軍從政，一生事迹多姿多采，素為國人敬仰欽重。頃由王成聖教授多方蒐集資料，廣徵博引，去蕪存菁，撰成于右任傳，為記述于氏生平最完整、權威之作。書後並附于右任詩文選粹，列入中外文庫隆重出版。

定價三十元，現已出版，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，立即寄書。